



Q I N G M E I

青 梅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京 剧

青 梅

齐齐哈尔市京剧团艺术室改编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65年·哈尔滨

剧 情 简 介

这是黑龙江省一九六四年戏曲现代戏会演的优秀剧目之一。

在我国东海前綫蜿蜒岭，窜来一股蒋匪武装特务，經当地軍民迎头痛击，大部被歼，只有三个漏网。其中有一个中校司令名叫刘阿三。机智勇敢的民兵小队长青梅，接到上级指示后，帶領民兵严密封鎖海岸，加强巡邏，百倍警惕。匪首刘阿三与当地地主何老賈勾結，冒充青梅未婚夫何海波所在連队的副連长，企图誘騙海波父亲何阿九出船送他过海，以便夺船潜逃。这时，正巧青梅来到，經過再三盘問，刘阿三终于露出破綻。青梅将計就計，暗中布置妥當，便同何阿九开船去送刘阿三。当小船来到密云山下，刘阿三用灯光与暗藏山上的匪特取得联系，正要對青梅下手时，暗中埋伏的民兵突然包圍上来，三名武装特务和地主何老賈終于全部落網。

京 剧 青 梅

齐齐哈尔市京剧团艺术室改編

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哈尔滨通遼路林街14—5号）

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登記許可証黑出字第002号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张 $\frac{9}{16}$ • 插頁 1 • 字數 13,000

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

书号：0189

统一书号：10•168

定价：（6）一角一分

时 間：一九六二年夏。

地 点：东海前綫。

人 物：青 梅——二十四岁，民兵小队长，何阿九未过門
的儿媳。

何阿九——五十三岁，老漁民。

九 嬌——四十九岁，何阿九老伴。

秀 兰——二十一岁，女民兵。

男女民兵若干人。

何老實——五十一岁，地主。

刘阿三——三十六岁，台湾特务。

武装特务两人。

第 一 場

〔天边晚霞似錦，波涛洶湧；山峦起伏，海浪击岸。〕

〔海面上傳來一陣悠揚的歌声，由远渐近……〕

晚霞燒紅海中天，
燒得海騰波浪翻；
晨起輕舟离海岸，
暮归魚虾載滿船；
笑問虾兵和蟹將，
几个漏网几个还？
啊……

几个漏网几个还？

〔一陣海涛喧嘩，秀兰、女民兵甲划船上。〕

秀 兰：（唱）双桨翻翻浪花嬌，

女民兵甲：（唱）滿船漁歌飞云端。

[女民兵乙、丙划船上。

女民兵乙：(唱)浪花若能头上戴，

女民兵丙：(唱)摘下几朵装鱼篮。

秀 兰：(唱)彩霞若能剪几段，

女民兵甲：(唱)高挂船头作风帆。

女民兵^乙_丙：(唱)剪彩霞——

秀 兰：(唱)作风帆。

三女民兵：(合唱)公社就是幸福船。

啊……

公社就是幸福船。

[忽然海螺鸣叫，众惊，张望。

秀 兰：啊——

(唱)忽听螺号声声唤，
精神抖擞军令如山，
召之即来来能战，
战而必胜敌胆寒，
紧摇双桨船近岸……

三女民兵：(合唱)应声集合奔山前。(下)

青 梅：(内唱)疾风起处乌云散，

[青梅身穿红褂，手提海螺，由山腰匆匆跑下。

(接唱)螃蟹岭上捷报传。

残匪一股来窜犯，

军民联合把敌歼。

三个匪徒暗逃窜，

企图漏网钻山岩。

握紧枪，擦亮眼，
层层设下包围圈；
看魔爪，何处现，
跟踪追击莫迟延。

〔男女民兵匆匆跑上。〕

众民兵：（齐声）集合完毕！

青 梅：同志们！上级指示，昨天窜到螃蟹岭那设武装特务，有三名漏网脱逃，为首的是一个中校司令，名叫刘阿三，可能跑到我们这儿来了，上级要我们严密封锁，加强巡逻，彻底消灭敌人！

众民兵：是！（齐念）召之即来！来之能战！战之能胜！把敌人彻底消灭！

青 梅：同志们——

（唱）螃蟹岭南对鬼愁濶，

北面雄踞虎门关；

群峰高矗似利剑，

恶狼插翅难上天。

偏西山径崎岖蜿蜒，

通往我处密云山。

密云山必须封锁严，

管叫敌人有来无还。

现在分头把守各山口，发现敌情，马上报告。秀兰留下，其余同志开始行动！

众民兵：是！（下）

青 梅：秀兰，我到连部汇报，你马上回村布置群众监视地主动！

秀 兰：是！——哎，青梅姐，有你封信。（交信）

青 梅：（接过）噢，海波来的。（拆閱，漸露喜色）

秀 兰：青梅姐，海波哥服役期滿該回来了吧？他要能赶上这次战斗多好哇！

青 梅：（喜悦地）秀兰，人家不回来了，为了保卫海防，上级已批准他超期服役啦。

秀 兰：超期服役？阿九叔和阿九孀正张罗给你们结婚，这——

青 梅：秀兰，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。咱们还是捉特务要紧！

秀 兰：对！撒下天罗网！

青 梅：恶狼难躲藏！（分下）

——幕 落

第 二 場

〔何阿九家院落，右侧有花棚，下设桌椅，可供纳凉。〕

〔远处海水茫茫，波涛起伏。〕

〔何阿九手拿花布，兴冲冲上。〕

何阿九：（唱）到供销社选衣料眼花缭乱，

屈指算海波儿就要复员；为他们快完婚了我心愿，

海波娘，快来——

〔九孀忙从灶间走出。她腰扎围裙，手持锅铲。〕

九 孀：（接唱）海波爹呼唤我忙离灶间。

什么事啊？

何阿九：你看，我给青梅买这件袄面，花色有多好看！

九 孀：哎呀，我不是让你买红色的吗？怎么偏买花花绿绿

的，你呀你呀……

何阿九：孩子結婚嘛，還不得穿個帶花兒的！當初你那咱，別說穿，見都見不到哪！——哦，海波要是三兩天到家，我看就在月底辦喜事，你說哪？

九 嬌：怕不趕趟吧，屋子還沒收拾好哪！——哎，這塊衣料，你能不能回去換換？青梅這孩子就喜歡穿紅的！

何阿九：這怎麼成！都扯下來了，人家還能再縫上！

九 嬌：（突然聞到焦味）哎呀，光顧跟你嘮叨，餅都烙糊了……（拿起鍋鏟，匆匆跑下）

何阿九：哈……（坐在棚下抽煙）

〔何老賈鬼鬼祟祟地拿一塊紅衣料上。〕

何老賈：（背唱）花言巧語來刺探，
送衣料為的是假意寒暄；
海波事只要他透露半點，
何愁司令騙不到船。（走近一步）

阿九哥！

何阿九：（回頭一看，怒目而視）何老賈，你幹什麼來了？

何老賈：阿九哥，海波該復員回來了吧？

何阿九：你問這個幹什麼？

何老賈：我聽說阿九哥正張羅給海波青梅他們辦喜事，我這當叔叔的，給孩子們買了身衣料。（邊說邊送上）阿九哥，這喜期擇定了吧？

何阿九：（冷淡地）嘿，還是身紅衣料！

何老賈：是呀，我看青梅平常就喜歡穿紅的。哦，阿九哥，這日子訂下了吧？

何阿九：（看着衣料，諷刺地）你倒是很留心哪！

何老實：（有些尷尬）嘿嘿，阿九哥，要是海波这几天能回来，
我看月底……

何阿九：（突然大怒）何老實，你赶快給我拿走！

何老實：啊？（裝出可憐相）阿九哥，你……你这是……

何阿九：什么九哥八哥的，少廢話！

何老實：阿九哥呀——

（唱）九哥不必怒滿面，
你我本是一脉傳；
海波侄要把婚事辦，
為叔的表寸心也理所當然。
悔恨往日把兄嫂冒犯，
還望九哥多多包涵。
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
要看咱們何家老祖先。

何阿九：你住口——

（唱）我問你是誰把我的腿打斷？
我問你誰把我綁在樹上抽皮鞭？
抽皮鞭只為割了你家坟頭草，
腿打斷也只為魚叉碰彎。
為治腿又把你家債來欠，
息滾息利滾利只弄得我一家人少吃無穿！
為什麼你那時不把衣物獻？
為什麼你那時逼得我賣了魚網又賣船？
綾羅怎解皮鞭恨！
綢緞難消斷腿冤！

〔九端暗上。〕

何老實：阿九哥，你，你可叫我怎麼做人哪！你要不收下，

我，我就給你跪下了……(下跪)

九 嬌：起來，何老賈！

何老賈：嫂子，嫂子，我這是給海波……

九 嬌：海波怎麼樣？告訴你，海波三兩天就回來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你少獻這份殷勤！

何阿九：別跟他囉唆！（把何老賈的衣料扔出）滾！

何老賈：（捧起衣料）我就走，我就走，唉，都怪我的成分不好哇……（走出後，翻了翻眼珠子）海波这小子三兩天就回來！嗯！（下）

〔秀蘭急上，發現何老賈离去，一怔。〕

秀 蘭：（自語地）何老賈？他來干什么？（進）九叔九嬌！

何阿九：嗯，坐吧！（抽煙）

九 嬌：哦，秀蘭來了。

秀 蘭：九嬌，剛才何老賈來干什么？

九 嬌：問你海波哥哪天結婚，送衣料來了。

秀 蘭：送衣料？

何阿九：叫我給哄走了！

秀 蘭：九叔，海波哥沒寫信告訴你……

何阿九：沒有，快回家了，還寫信干什么！

秀 蘭：不，我是說……哦，九叔，等青梅姐告訴你吧。

九 嬌：你見到青梅啦？她在哪儿？

秀 蘭：大概在民兵連部。我馬上就去找她！九叔九嬌，我是來告訴你們一聲，我們正在捉三個漏網的特務，眼下可要注意地主的行動啊！——好，我找青梅姐去！（下）

何阿九
九 嬌：（惊）三個漏網的特務！

[刘阿三上。他身穿军便服，肘上搭着一件风衣。

刘阿三：（一片热情地）这是何大爷家吧？

何阿九：对，同志，你从哪儿来？有啥事？

刘阿三：大爷，我是从上饒来的。是海波同志那个連的副連长。我姓陈。

何阿九：噢，陈連长，快請坐，請坐。

九 嬢：（敬茶）連长，路上辛苦了。我們海波呀，从參軍到如今，就回来一次，可真有点不挂家啦……

刘阿三：（自語地）就一次……

何阿九：哎呀，人家这是部队嘛，还能随随便便地說走就走！

刘阿三：哈……大娘，你是有点想儿子啦，告訴你，海波三天就回来啦。他托我順便給家里带个信来。其实，上星期連里就給他办好退役手續啦。

九 嬢：这可太好啦，我們也算計他該回来了。說实在的，想是有点想，可他来信常說：部队首长非常关心战士，晚上睡觉，还給他們盖被子，說得我們老两口呀，真是一百个放心哪。

何阿九：看你，还不快去做饭！

刘阿三：大爷大娘，別費心，我不餓。

何阿九：陈連长，到家啦，还客气什么！平时請都請不到你哪！

刘阿三：不，大爷，我还有急事哪——

（唱）在上饒我接到家中急电，

老母病重气息奄奄；

搭快車一路上归心似箭，

不料想下車后悞了班船。

順路特把二老看，

一來捎信二問安，
還求大爺行方便，
借船送我到菱花灣。

何阿九：（唱）菱花灣離此路不遠。

九 嬌：（接唱）吃頓飯能耽擱多少時間！

何阿九：（唱）親人到家我怎能怠慢。

劉阿三：大爺大娘，我母親就我一個兒子，回去晚了，只怕
見不到她老人家的面啦……

九 嬌：這……

何阿九：唉——

（接唱）既如此強挽留于心不安。

海波娘取船槳再莫遲延。

〔九嬌遞槳，何阿九接過。〕

何阿九：連長，咱們走！

劉阿三：謝謝大爺大娘——

（背唱）老東西果中計借我漁船。

何阿九：（唱）請連長快上船早把路趕。

劉阿三：大娘，再見！

九 嬌：連長，再見！

〔這時，不料青梅突然出現。劉阿三驚。〕

青 梅：九叔九嬌！

何阿九
九 嬌：哦，青梅來了！

青 梅：（接唱）客人因何立門前？

劉阿三：（主場地）噢，這就是青梅同志，我常听海波說，你
是一位出色的民兵隊長。今天見到你，非常高興！
哈……

青 梅：这位是……

九 嫱：这是海波的副连长，今儿个从上饶来，回家探亲，误了班船，求你九叔划船送送，你来了，正好帮帮忙。

青 梅：噢，原来是孙连长！

刘阿三：不不，青梅同志，我姓陈！

青 梅：（惊）姓陈？

刘阿三：青梅同志，我是新调到这个连队的。

青 梅：噢，……九嫱，连长吃过饭了吗？

九 嫱：刚来就急着走，哪儿顾上吃饭哪！

〔青梅若有所思……

青 梅：陈连长，很不巧，现在海上封锁，不准出船！

何阿九：封锁？
刘阿三：封锁？

九 嫱：噢，（对老伴）你忘了，民兵不是在搜查三个漏网的特务吗！

何阿九：对对，青梅你看……

青 梅：陈连长，你就住下吧，我们的任务很快就会完成！

刘阿三：这——

何阿九：（对老伴）你快做饭，我去打酒！

九 嫱：哎。（二人分下）

青 梅：陈连长，您坐。

刘阿三：青梅同志，你们发现敌情了吗？

青 梅：对，有三个特务漏网脱逃，因此，没有特许通行证，是不准出海的！

刘阿三：是这样。（掏出证件）青梅同志，我有解放军军官身份证，这是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行的！（交）

青 梅：（接着，怀疑）这是前年在上海发的？

刘阿三：对，我們的身份証五年发一次。我是一个月以前，新从上海调到海波同志这个連队的。

青 梅：（试探地）有身份証倒是可以通行。不过，海上正在巡邏，为了你的安全，一会儿我派几个民兵送你？

刘阿三：不不，你們的任务很紧张，可不要为了我，让那三个特务跑掉啊！

青 梅：那好吧，吃完饭，我跟九叔一块儿送你！

刘阿三：这，这怎么使得呢。噢，青梅同志，你也許感到何大爷的腿有些不便吧。是呀，我也听海波同志說过，何大爷的腿是解放前被地主打伤的，現在，每逢下雨阴天，还是不能出海。不过，今天的天气……

青 梅：气象站預报，晚上要有风暴！

刘阿三：风暴？大嗎？

青 梅：（意味深长地）不大，三級……哦，陈連长，你們部队現在还經常在风雨中操练嗎？

刘阿三：是，是，是这样。对，海波同志的投弹距离，最近已提高到五十六米了。

青 梅：五十六米？陈連长，我怎么記得他迎着七級大风，都可以投掷六十五米呢？

刘阿三：六十五米？对对，是六十五米。青梅同志，我到連队一个月，有些情况还是听汇报得来的呢。所以……
嘿嘿……

青 梅：噢，是这样……陈連长，你喝茶！

（背唱）他吞吞吐吐半虛半掩，

海波連何曾有姓陈軍官！

莫不是冒充連长伪造証件，

漏网特务在面前？
我必须察颜观色仔细分辨，
休让他鱼目混珠闖过关！

刘阿三：（背唱）在台湾我受过特种训练，
打量着小河沟翻不了船。

青 梅：（背唱）他怎知海波家居住地点，
莫非有人暗中勾连？
秀兰說刚才曾遇何老贵，
向九叔献衣料举止不端。
莫非他把虚实探，
恶狼入室是他牵！

刘阿三：（背唱）大陆之上有内线，
供我情报騙漁船。

青 梅：（背唱）狐狸尾巴难躲閃，

刘阿三：（背唱）非二郎怎識我庙后立杆。（行弦）

〔青梅忽然摸到海波的来信。〕

青 梅：（机智地）陈連长，海波沒請你帶信？

刘阿三：噢，刚才我已經和大爷大娘讲过，海波同志在三两天就要复員回来。青梅同志，真难怪，三年多的時間，你們就見過一次面吧？

青 梅：陈連长，这你也知道？

刘阿三：当然，我一到連队，就听說海波同志三年来就回家过一次。——哎，这一复員，你們就可以結婚嘍。要是可能的話，我还想赶回来喝你們的喜酒哪。嘿。

青 梅：那太欢迎啦！陈連长，你喝茶——

刘阿三：謝謝！

青 梅：（同唱）且与他暫周旋随机应变。
刘阿三：

青 梅：陈連长，——

（唱）招待不周——

刘阿三：（接唱）——不必过謙。

青 梅：（背唱）一番話他果然露出破綻，
超期服役說什么期滿复員。

刘阿三：（背唱）我这里有枝有叶有花瓣，
廬山真面目她难識穿。

青 梅：（背唱）他怎知自己吐絲作了茧，

刘阿三：（背唱）我談笑风生穩如泰山。

青 梅：（背唱）他已是瓮中之鳖难逃窜，

刘阿三：（背唱）我大模大样等候上船。

青 梅：（背唱）我必須穩住他且莫慌乱，
施巧計智擒匪首刘阿三。
向二老打啞謎暗中指点，
一网打尽在梅滩。

〔何阿九一手拎酒壶，一手提一串墨魚上。〕

何阿九：連长，叫你久等啦——海波娘，飯菜好了沒有？

九 嬌：（上）菜早好了，我才擀面条哪。

何阿九：好，今几个請連长吃墨魚面。

刘阿三：大爷大娘，我什么也吃不下，你就別費心了。

何阿九：那可不行！酒菜都預备好了。

青 梅：是呀，咱漁家有个风俗，客人不飽是不让上船的！

何阿九：对，不飽不上船！連长，这墨魚还是新从海上捞来的呢。

九 嫗：你瞧这墨魚，多象个大喜蛛蛛啊！

青 梅：（机智地）九嫗，你怎么会把他（暗示刘阿三）比做喜蛛蛛哪？你看他张牙舞爪的，多难看哪！

九嫗呀——

（唱）这烏賊在海中到处乱窜，

张牙舞爪狡猾多端；

遇危急他能施放烟幕弹，

終难逃咱漁家一眼看穿！

（轉向刘阿三）

俗話說墨魚中吃不中看，

少时連长尝尝鮮。

〔在青梅轉向刘阿三时，九嫗乘机将何阿九叫进灶間，告以真情。这时，二人复出，何阿九紧衣挽袖，欲扑向刘阿三，被九嫗拉住。〕

刘阿三：青梅同志，老母病危，就是龙肝凤髓，我也难以下咽啊！

何阿九
九 嫗：青梅，这——

青 梅：九叔九嫗，——

（唱）既然是陈連长把老母悬念，

若强留也使他心神不安。

莫如送他把路赶。

何阿九
九 嫗：走？

青 梅：（双关地）九叔，秀兰不是說，魚汛来了嗎？早点走，回头也好拉两网！

（接唱）漁家出海不空还。